

编者按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孔子、朱熹、蔡元培、陶行知……古往今来,一代代贤贤、教育大家,为中华民族造就了大批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书中自有黄金屋”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社会主义接班人”到“强国有我”,教师对青少年一代的成长起着关键作用,尊师重教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值此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三门峡市教育局联合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仰韶彩陶坊·杯·我的好老师”有奖主题征文活动,面向全市发出邀请,希望能够打开记忆的“抽屉”,聚焦一件件珍藏的“宝贝”,分享个人与好老师的教育故事。即日起,《三门峡日报·教育周刊》将陆续刊登相关优质稿件,敬请关注。

与颜老师的初见实属偶然。那天,我与好友本打算自习,谁料竟误打误撞走进一间满是学生的教室。既已推门而入,索性我们便寻空位坐下来听析。

讲台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正在讲《论语》。初闻其声,只觉他话语虽轻但铿锵有力。他逐字逐句讲得尤为细致,一个多小时的授课过程中,始终脊背挺拔,精神矍铄,毫无懈怠力竭之态。“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言语谆谆间,《论语》中“夫子”的形象似乎近在眼前。课后,我们主动上前请教,得知他是学校的退休教授,利用周末为大家免费讲授国学经典。看到我们对国学感兴趣,他非常高兴,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学习。

带着对我们的几分好奇,更带着对颜老师的敬佩,我们便开始跟随他学经典、读国学。

“跑题”
灵宝市第四小学 维红梅

他,花白的头发,古铜色的面庞,大嘴巴、厚嘴唇,一口大白牙,两腮处各有一道深深的皱纹,可能是因为能说会道吧,才使得此处的肌肉特别发达。这便是我的初中老师——王培基,一位颇具特色的语文老师。虽然他只教了我一年,但他的形象就像刀刻一般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不仅是因为他长相特别,更因为他有个最大的特点——爱跑题。

记得那一节语文课是《孔乙己》,他由“茴”字的四种写法,扯到了古代人生孩子后贺喜请帖上的不同说法,生男孩叫弄璋之喜,生女孩就叫弄瓦之喜。整节课,围绕“弄璋弄瓦”,他讲得热情洋溢,讲得眉飞色舞,讲得口干舌燥……大家听得入了神,正当大家听得如痴如醉的时候,他大手一挥,满脸歉意地说:“不好意思,扯远了!跑题了!下次我跑题的时候,你们记得提醒我,把我拽回来。现在,咱们言归正传……”

从那节课开始,王老师的语文课十有八九都会“跑题”,他最常说的话就是:“哎呀,又跑题了!”渐渐地,我们发现王老师在课堂上“跑题”成为一种常态,从《看云识天气》的天气变化,跑到了二十四节气,又跑到了白居易的《观刈麦》;从《苏州园林》跑到中式美学,跑到中国画的留白;从《向沙漠进军》中适合沙漠种植的林木跑到了建设边疆的人们怎样同风沙作斗争,跑到了《白杨礼赞》;从一本错误百出的作业本讲到了这个同学思维的优点,跑到了他作为一名中招考试阅卷老师是怎样评阅《差生不差》这篇作文……

在一次次“跑题”中,我们追随着王老师的脚步,上天入地,穿古越今;一次次开启头脑风暴,既有预料之内的“预设”,也有很多意料之外的“生成”。使得我们发现语文知识的海洋是那么浩瀚,也使我们在无意间接受着人生观、价值观的熏陶。

少年时代的我们不曾接触过教育学,不知道什么叫作“课堂的拓展和延伸”,只觉得老师虽然讲跑题了,但是讲的东西挺有意思的。而每节课的教学重难点,他又常常在“言归正传”后为我们一一讲解,所以我们的语文成绩常常是年级第一名。比这更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语文课不沉闷,充满了笑声。同学们也在天马行空的“跑题”过程中培养了发散性思维。

后来,我也成了一名语文教师,我发现学生最喜欢教师有趣、有味、有料的“神聊”,这些貌似“跑题”的知识信息,是在真实的课堂情境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不是预设的,它本就与课堂实际有关,蕴含着教师的教育理念。我发现“跑题”非常考验教师的知识储备,需要扎实的学识,需要博览群书,需要丰厚的底蕴。课堂上讲到某个很有趣、很有教育意义的相关话题或知识,由此引申开去,信马由缰,自由奔跑,或旁敲侧击,或歪打正着,或由任通幽,这是教育人的幸事,也是学生们的幸福。

“跑题”需要触类旁通,需要活跃的思维,更需要敏锐的观察力、联想力;需要强烈的表达欲望,更需要对语文课堂、对学生乃至教育事业的热爱。后来,在王老师潜移默化影响下,我的课堂上也常常会不自觉地“跑题”,算是得到王老师的“真传”了吧!

1988年9月,12岁的我从村小升入乡中,对学校的一切既陌生又好奇。懵懵懂懂地过了两个月,学校举行期中考试,其他科还好,但思想品德课不行。虽然平时也都记了,但知识点多、专用词条长,学起来就有点儿发怵。于是,就和要好的同学一起,猜几个问题的答案,写成小纸条,想着在考场上可以偷瞄一下。

开考后,我揣着纸条,忐忑不安地坐在位置上,紧紧盯住讲台上的监考老师。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眼睛很小,却很亮,他就是郭成群老师。试卷发下来后,我赶紧先浏览了一下后面的简答题。顿时觉得脸皮发热,心跳加速。哇!有一个问题正好有我提前抄的答案。窃喜之余,不由得往讲台上看,只见郭老师刚好低着头,于是快速把纸条夹到卷子下面,紧张但又飞快地抄写。岂料,一个知识点还没抄完,一只瘦削的手骤然降落在我的面前。郭老师抽走了纸

斯人若明月 经久映流年

义马市教育体育局 侯茜

也曾多次到颜老师家里拜访请教,面对面听他讲自己求学、治学的故事。

颜老师12岁便跟随祖父楸园先生颜蕙山(字兰亭)于私塾学习,国学功底造诣深厚,谦称自己为“楸园后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为支援地方建设分配到我们学校教书育人。自退休后,便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典的传承,既在学校开授选修课,也义务面向社会讲授与传播。几十年的公益教学,从未收取一分钱的学费,他撰写的《周易》《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道德经》《诗经》《离骚》等国学经典的讲义,也只收复印费,对有

王升老师来我梦里的时候,我正睡在明朗河的一间民宿里。

梦里,我们几个人在一个饭馆里喝酒,首座坐着一位老师,我们正在为他敬酒,王升老师不知从哪儿突然跑了出来,一步抢坐在首座老师的长板凳上,一只手放在那位老师的肩上,像是喝了不少酒。

那位老师扭过身子,用手搂着王老师的脖子,对着我们说:“他叫王升,我们都在范里中学教书。”

梦中的人影绰绰的,几个喝酒的我都记不起来了,只记住了王升老师。

王升老师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滴酒不沾的,但是在我的梦里却喝了很多酒,他喝过酒的样子很可爱,脸红红的,带着笑。

多年前,我在《悠悠师生情》的文章里写了王升老师在我初中时,让我住他住室,严管我的情景,也因此我才有机会考上县第一高级中学,有机会上了大学,有了工作。

上大学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王老师。大约是在大学毕业那年,我到范里中学找他,没有找到,直到差不多40年后的一个7月,县文化研究会在范里举办“伊洛文化研讨会”。在会场里,王老师刚好坐在我的对面。我是分别得太久,面容早已大改,他并没有注意我,只在主持人介绍我时,抬头认真地看了看我,他并不



在我中考失意进入陕中中专那段难以忘怀的时光里,乔老师宛如一盏明灯,用她无尽的关爱与智慧,为我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之一。

乔老师有着一双总是洋溢着温暖的眼睛,那眼神仿佛能够穿透你的灵魂,读懂你的每一份心思。她的笑容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灿烂而又亲切,让人瞬间便能感受到温暖与安慰。

入学军训,骄阳似火,酷热难耐。操场边的树叶被晒得蔫蔫的,仿佛在抱怨这难耐的高温。我在训练中不小心划破了裤子,这让我陷入了尴尬和无助之中。回到宿舍,正当我不知所措时,乔老师如同及时雨般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的责备,只有满满的心疼和关怀。她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针线包,在宿舍下铺坐了下来,我站在她面前。她专注地为我缝补裤子,那认真的神情仿佛在完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任务。她的手指灵活地穿梭在针线之间,每一针、每一线都缝得那么仔细,那么用心。缝补好后,她还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任何问题,我对自己发誓:“做任何事绝不能偷奸耍滑,自欺欺人,要脚踏实地,认真学习!”

记得那次生理期,腹部的绞痛如恶魔般袭

忘年交
灵宝市第一初级中学 杨美丽

条,同时用严厉的目光深深地盯了我几眼,说:“不要欺骗自己哦!”

声音不大,但于我而言如同晴天霹雳,振聋发聩。我又恐惧又羞愧,低着头,头脑中嗡嗡直响,天好像塌下来一样,世界全部都静止了……这场考试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结束的。但经过此事后,我对自己发誓:“做任何事绝不能偷奸耍滑,自欺欺人,要脚踏实地,认真学习!”

3年后,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师范。回想初中3年最难忘的人和事,那就是与郭老师在考场上的这次“偶遇”。如果不是他当时的严格,并及时制止了我的错误,可能

魂牵梦绕的怀念

卢氏县工信商务局 李桂田

困难的大学生则免费赠予。提及工作,他说:“党叫干啥就干啥,叫我到哪我到哪,给我多少我要多少。”谈到治学与理想,他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印象中,颜老师总是笑容慈祥,言辞亲切,面对我们每一次的到访,他都热情真挚地欢迎,从不嫌烦。但不准给他送礼,不准请他吃喝,不准歌功颂德。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三件事:读书、写字、教书。如今讲国学,他更希望大家学了之后就能够会讲,交代我们不会了就问,他一定想办法给大家回答。做不到的话,可以提意

转了1000块钱过去,他死活不收。我说,您是特殊情况,无论如何收下,学生才能心安,病好了还可以还我的,他才勉强收下。5月,我通过微信问他病情,他说:“很好,不必挂念,回去了在一块聚聚,你的心意我终生不忘。”我说:“回来了,说一声,我去看您。”10月初,作家协会与范里村“两委”联合举办“范鑫杯”征文,王老师出现在了会场,让我无比惊讶。也许师生缘分太深,他竟又坐到了我的对面,我注视着我的老师,他穿一件蓝底条纹衬衣,头发已经全白,但精神依然矍铄。

去年2月,“范鑫杯”征文举行评审座谈会,我带了些东西准备去看望王老师,听说他没有在家,便作罢。7月,微信群里突然有王升老师的噩耗传来,他已离我而去……7月5日,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我独自驾车来到范里街上,只见一条挽幛高高挂起:音容宛在 浩气长存。这是范里镇党委、镇政府敬献给王老师的。

我走进四周靠满花圈的屋子里,几个人正在为老师盖棺,我站在棺木前深深地鞠了3个躬,一位身着重孝的妇女问我是哪位?我说,我是王老师的学生。

回来,就想为王老师写些文字,但却写不出来,想起鲁迅先生的话:“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便驻笔。至今日,才写下以上文字,算是对梦中的王老师一个交代吧。

前年3月,他发来微信说,有个卢氏人在省肿瘤医院当主任,曾在作协主办的《河洛风》上发过文章,知道我是编辑,看能不能找到他的电话,我找发了给他,并问他找医生干什么,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得了白血病的实情。我

们重归于好。



护航

河南省春雷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尚淑霞

来,我疼得脸色苍白,冷汗直冒。乔老师在办公室忙碌着,当她察觉到我的异常时,她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匆匆地向我走来。她的眼神中满是担忧与焦急,她一边轻声安慰着我,一边用她温暖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给予我力量和勇气。随后,她为我打来热水,又细心地冲好一杯热气腾腾的红糖姜茶,小心翼翼地递到我的嘴边,看着我喝下,还不停地叮嘱我:“孩子,多喝点,一会儿就会好起来的。”那一刻,她的关怀如同冬日里的暖阳,驱散了我身体的寒冷与内心的恐惧。随后,她带着两位同学陪我一起去买药。那时,千言万语都显得苍白无力,留在我心中的唯有无尽的感谢。

然而,乔老师给予我的帮助远远不止这些生活上的关心。当我因为和同学发生冲突而情绪低落时,乔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她没有直接批评我,而是耐心地倾听我诉说内心的委屈和不满。我说完,她用平和的语气帮我分析问题,引导我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她告诉我:“与人相处,要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包容,这样才能收获真正的友谊。”在她的开导下,我主动向同学道歉,我

还回荡着郭老师那沧桑又极富感染力的唱调:“小仓娃,我离了登封小县,一路上我受尽饥饿煎熬……”郭老师心态很好,从没见过他与别人高声拌过嘴,也没听他说过哪位领导和同事的不是,每天都是哼着小游戏,乐呵呵地干着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初登讲台那几年,我还担任班主任,很多工作有点无从下手。郭老师就耐心地帮助我,分析并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其引导下,我很快就能熟练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如今,我已是一名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了。但郭老师永远像丰碑一样是我的典范。监考时,我一丝不苟,严格要求,对于违反考场纪律的同学,第一时间温和而不失严厉地制止和劝解。教学中,我用积极阳光的心态享受教育教学的过程,不抱怨,不懈怠,积极进取,追求卓越,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见。“传统文化,好呀!”“你们能来学习,我谢谢你们。”“你们都是楸园后人!”这是颜老师常挂在嘴边的几句话。告别之际,他更是把我们送到门口,挥手道别,目送我们离开。

颜老师离世时,享年98岁。生前,年近百岁的他,每天仍坚持读书思考、亲笔记录心得。他常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不问付出,不求回报,生命不息、教学不止,这样一位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心血与智慧倾注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的先生,怎不令人心生景仰与向往?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虽再也没有与颜老师面对面交流,聆听教诲的机会。然其音容如昨,言犹在耳,宛若夜空中那轮穿越时空、永恒璀璨的明月,时刻照耀我前行的路,提醒我为学之道在勤,为师之道在心,为人之道在情,为事之道在坚守。

转了1000块钱过去,他死活不收。我说,您是特殊情况,无论如何收下,学生才能心安,病好了还可以还我的,他才勉强收下。5月,我通过微信问他病情,他说:“很好,不必挂念,回去了在一块聚聚,你的心意我终生不忘。”我说:“回来了,说一声,我去看您。”10月初,作家协会与范里村“两委”联合举办“范鑫杯”征文,王老师出现在了会场,让我无比惊讶。也许师生缘分太深,他竟又坐到了我的对面,我注视着我的老师,他穿一件蓝底条纹衬衣,头发已经全白,但精神依然矍铄。

去年2月,“范鑫杯”征文举行评审座谈会,我带了些东西准备去看望王老师,听说他没有在家,便作罢。7月,微信群里突然有王升老师的噩耗传来,他已离我而去……7月5日,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我独自驾车来到范里街上,只见一条挽幛高高挂起:音容宛在 浩气长存。这是范里镇党委、镇政府敬献给王老师的。

我走进四周靠满花圈的屋子里,几个人正在为老师盖棺,我站在棺木前深深地鞠了3个躬,一位身着重孝的妇女问我是哪位?我说,我是王老师的学生。

回来,就想为王老师写些文字,但却写不出来,想起鲁迅先生的话:“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便驻笔。至今日,才写下以上文字,算是对梦中的王老师一个交代吧。

初中毕业后和张老师一别,倏忽20余年很少见面。2007年教师节,我专程去看望了他,多年不见,分外亲切,他问我工作、家庭情况,愉快地回忆起在我们村工作时的情境,当时他已经74岁高龄,行走不太方便,离别时执意把我们送了好远。时至今日,我仍不时想起南庄村的那棵老槐树,似乎恩师仍未远去……

“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每当我轻轻走过您窗前,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就忍不住想起我的小学启蒙老师朱老师。

小学时,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朱老师了,村里人都叫她朱老师,以至于名字大家倒忘记了。

朱老师上课宽严有度,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讲故事。她上课的时候,总是强调一定要遵守纪律。我们都很听话,她上课时讲完课文,还剩余一些时间,她就给我们讲故事,从她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我们了解了禹开三门、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紫气东来、秦皇会盟、假途灭虢等关于三门峡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这些故事丰富了我们的学业生活,也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播下了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

朱老师对每个学生都从内心里关爱,那些年,农村孩子缺衣少食,有的孩子大冷天还穿着有破洞的冬衣上学。我在家里排行老三,前面还有两个哥哥,我的衣服基本上是接着穿两个哥哥的旧衣服,所谓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穿的就是已经缝补过很多次的旧衣服。

一天上课不久,我已匆忙跑到学校,朱老师正在教室里准备带着学生们一起早读,远远看到了我穿了一身破旧的衣服到了校门,她立刻布置班级的学生自己读书,然后走出教室,拉着我到她的办公室,关心地问我:“冷不冷?”我倔强地说:“不冷!”刚说完这句话,我就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顿时鼻涕都流了出来。

朱老师赶紧拉我靠近取暖的火炉旁,让我烤火取暖,又从一个大提包里掏出一件厚大衣,她说:“我注意到了,天气转冷了,你还是穿着单薄的衣服来上学,冷得嘴唇都发紫了。”她告诉我说,那是她儿子的衣服,穿不下了,让我穿上。

我还是拒绝了,朱老师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知道我好面子,担心被同学看出来,会被同学笑话。她悄悄说:“你穿上去,我对谁也不会说,你放心吧。你看,办公室都没有人看见呢!”

我环顾一下办公室,还真的没有人。天气确实冷,我虽然难为情,但是拗不过朱老师的一番好意,于是穿上了她给我的厚大衣,顿时一股暖意传遍了全身。

那天,朱老师还特地顺路经过我们村,看到了我的母亲,跟我母亲说清楚了她给我穿大衣的事情。她们两个悄悄说话,我还是听见了那句:“你放心,办公室的老师都让我支走了……”泪水顿时湿润了我的双眼。

像这样热心帮助有需要的学生的事情,朱老师一直默默做着,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她不仅仅授业,还身体力行地引导学生崇德向善。

此后,告别母校多年,远离了家乡,我很少听到朱老师的消息了,但是朱老师对我的关爱却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深处。

老槐

渑池县英豪镇中心学校退休教师 上官保良

张绍忠老师是渑池县陈村乡南庄村人,1963年到我们村担任校长,先后工作长达20余年,村里的几代人都受过他的教育和影响,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我上小学时,当时他四十多岁,正值年富力强,却患有高血压与脑神经衰弱病,不能上班,需要在家病休。但他舍不得离开学校,记得他住在学校西北角的一间小屋里,因为他和蔼可亲,我们课余时间经常去他的住室,他把当时的香烟盒粘贴起来,攒了厚厚几本,既能让我们识字,还可以欣赏精美的图案:“前进”“大前门”“芒果”“红艺”等商标至今记忆犹新。他那里还有大家喜欢的小人书,周日下午我们早早地在村口等张老师来学校。见到他后,小伙伴们簇拥着,无拘无束,又说又笑。在办公室,他让我们每人读一段文章,并及时指出我们读错的字,有时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每当想起这一幕,童年的幸福感立刻涌上心头。

1978年,张老师已经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了,还教我们社会发展简史和历史科目。就是在那时,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记得他教《阶级的形成》一课,他讲道:“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发展了,畜牧业兴旺,各部落之间为了强占放牧的地盘,发生了战争,产生了俘虏,有了奴隶,有了压迫,继而阶级出现了,有了军队,出现国家的雏形。”他讲课通俗易懂,风趣幽默,形象生动。复杂难懂的问题,他轻而易举地就给我们讲明白了。初中毕业那年,正在复习备考的关键时刻,由于我的数学底子薄,几次测验成绩都不理想,丧失了考高中的信心,学习也不大努力了。一天放学后,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严厉地批评我说:“中考在即,信心很关键!”然后帮我分析了各科的成绩,要求我树立信心,从基础做起,先易后难。

一天课间,老师们在办公室聊天,议论今年这届学生谁能考上高中。我正好路过,隔着门帘听见张老师说到我的名字,并说我最近很努力。不知道他说这话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此话确实增强了我学习的信心。从那天晚上开始,每天下午回到办公室,我坚持做数学题。当年顺利考上了高中,迈出了我人生重要的一步。

张老师还有两个习惯,一是每天坚持跑步,也许是中年身体不好的原因,为了摆脱病痛的折磨,不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从不停止。他开始的目标是“二万五千里”,后来是绕地球一周。张老师在84岁高龄离世,这是对他这一习惯最好的馈赠。二是每天坚持写日记,工作几十年,记下的日记整整装满了一柜,大都是用毛笔书写的,工笔正楷,一丝不苟。这两个习惯张老师坚持终生,从不放弃,这种毅力与执着,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初中毕业后和张老师一别,倏忽20余年很少见面。2007年教师节,我专程去看望了他,多年不见,分外亲切,他问我工作、家庭情况,愉快地回忆起在我们村工作时的情境,当时他已经74岁高龄,行走不太方便,离别时执意把我们送了好远。时至今日,我仍不时想起南庄村的那棵老槐树,似乎恩师仍未远去……

温暖的启蒙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谭理勋

“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每当我轻轻走过您窗前,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就忍不住想起我的小学启蒙老师朱老师。

小学时,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朱老师了,村里人都叫她朱老师,以至于名字大家倒忘记了。

朱老师上课宽严有度,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讲故事。她上课的时候,总是强调一定要遵守纪律。我们都很听话,她上课时讲完课文,还剩余一些时间,她就给我们讲故事,从她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我们了解了禹开三门、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紫气东来、秦皇会盟、假途灭虢等关于三门峡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这些故事丰富了我们的学业生活,也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播下了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

朱老师对每个学生都从内心里关爱,那些年,农村孩子缺衣少食,有的孩子大冷天还穿着有破洞的冬衣上学。我在家里排行老三,前面还有两个哥哥,我的衣服基本上是接着穿两个哥哥的旧衣服,所谓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穿的就是已经缝补过很多次的旧衣服。

一天上课不久,我已匆忙跑到学校,朱老师正在教室里准备带着学生们一起早读,远远看到了我穿了一身破旧的衣服到了校门,她立刻布置班级的学生自己读书,然后走出教室,拉着我到她的办公室,关心地问我:“冷不冷?”我倔强地说:“不冷!”刚说完这句话,我就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顿时鼻涕都流了出来。

朱老师赶紧拉我靠近取暖的火炉旁,让我烤火取暖,又从一个大提包里掏出一件厚大衣,她说:“我注意到了,天气转冷了,你还是穿着单薄的衣服来上学,冷得嘴唇都发紫了。”她告诉我说,那是她儿子的衣服,穿不下了,让我穿上。

我还是拒绝了,朱老师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知道我好面子,担心被同学看出来,会被同学笑话。她悄悄说:“你穿上去,我对谁也不会说,你放心吧。你看,办公室都没有人看见呢!”

我环顾一下办公室,还真的没有人。天气确实冷,我虽然难为情,但是拗不过朱老师的一番好意,于是穿上了她给我的厚大衣,顿时一股暖意传遍了全身。

那天,朱老师还特地顺路经过我们村,看到了我的母亲,跟我母亲说清楚了她给我穿大衣的事情。她们两个悄悄说话,我还是听见了那句:“你放心,办公室的老师都让我支走了……”泪水顿时湿润了我的双眼。

像这样热心帮助有需要的学生的事情,朱老师一直默默做着,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她不仅仅授业,还身体力行地引导学生崇德向善。

此后,告别母校多年,远离了家乡,我很少听到朱老师的消息了,但是朱老师对我的关爱却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深处。